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5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地青

江南梅雨时节,淫雨绵绵,潮湿滑腻,让人厌烦不爽。此时的莽莽中原,不断传来干旱无雨的讯息,麦收之后的田野苦于无雨不能播种,令人忧心如焚,坐卧不安。昨,给生活在汝水边上的爹娘视频通话,互道平安。爹娘说,旱情缓解,秋都终于种上了,又是一地青呢。好一个一地青,闻听此言,真是感慨不已。

乡人多依靠土地而生存,一年四季,耕耘于斯,物作轮回,两年三熟。秋收冬藏,小麦播种,瑞雪帮忙,一切顺遂,令人喜气洋洋。过年之后,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青绿绿的小麦蓬勃生长,转眼间,麦苗拔节分蘖,由青绿转为淡黄、深黄,滚滚麦浪,铺天盖地,煞是喜人。这一番青黄转换,遇到风调雨顺,起承转合,悄然而行,天衣无缝,自然和谐,当然好了。且慢,麦收之时,乡人为何称之为抢收,为何又说抢种?小麦由青转黄,一旦成熟,务必尽快颗粒归仓,否则若遇天不帮忙,或大风,或大雨,狂飙顿起,大雨滂沱,一年的丰收在望,就要大打折扣了。抢是速度,抢是赛跑,抢是争分夺秒,抢是环环相扣。抢收麦子之前,担心下雨。抢收之后,又要抢种,又要有雨水。种啥?种秋。大地哪能让她空闲抛洒?要抓紧把秋庄稼种上啊,又是一季的收成在望呀。此一时,彼一时,这一时间节点,不是怕雨,恐雨,而是盼雨,想雨,有点望眼欲穿翘首以待的急切了。若天公作美,大雨沛然,自然是皆大欢喜。但,人间事,不如意者常八九。盼雨来,它偏不来,扭扭捏捏,作势装腔,架子大得很呢,比如今年。

麦收过后,乡人心急火燎着赶快把秋庄稼种下,好再出去打工。无奈这老天就是不下雨,非但不下雨,还气温猛蹿上升,奇热不减。这可

□南京王振羽

有些歌一直在

放暑假了,小外孙跟随我们来到天泉湖畔的养老社区小住。这儿环境幽雅,有不少适合孩子们玩耍的地方。一间茶吧的门前有一副靠背椅式的秋千,我抱小外孙坐上去,而后将吊绳晃动。荡秋千的过程中,我情不自禁地给他唱歌,脱口而出的是我小时候唱过的那首《大生产》:“解放区呀么嗨嗨,大生产呀么嗨嗨,军队和人民,西里里里啦啦啦啦啰啰啰,齐动员呀么嗨嗨……”小外孙并没听懂我唱了些什么,但分明被我表现出的情绪所感染,听了一遍,还很不过瘾似的,让我再唱第二遍。

唱着唱着,我的思绪跳到了三十多年前。我对小外孙说,那时候你妈妈和你现在差不多大,每天,阿公骑着自行车送她去幼儿园,一路上都会给她唱歌,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歌唱焦裕禄的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又把这首歌唱给了坐在秋千椅上的小外孙听,他听得很专注,我也就趁兴连着唱了两遍:“古道黄河东流去,留下一片黄土地,党为了咱咱除三害,派来了焦裕禄好书记……”唱完了问

□南京王慧琪

薄荷茶

这株薄荷还是四年前信夫给买的。去年秋末我剪了些枝头扦插,都活了,便成了两盆。至夏初,齐刷刷长得挺旺。

按指南,薄荷是越剪越长。两盆的茎叶足足剪下一簸箕。嫩泛泛地带着绒毛。剪的时候就心疼。说把它就这么当垃圾扔了,实在是不忍心。就想做成茶。可没找到相关资料。仲春时节,居家镇江的弟弟登山踏青,兴之所至从野生茶树采摘了许多叶芽,弄回去学着炒茶杀青。毕竟是“初试云雨情”,带给我品尝他的作品,蔫巴巴的,青没杀到火候,更没有烘干。喝到嘴里的滋味,也仅是他的闲情清趣了。

我知道薄荷是有挥发性的,本能地觉得不能炒。干脆就无为而治,晾干。没几天即干透了,手在上面摩挲,发出薄壳细碎的声音,随之薄荷味如袅袅琴音游进鼻腔。真是绝妙的体验。

赶上这几天暴晒,我想到了我的薄荷茶。取一撮干叶放进玻璃杯,惦记着它的挥发性,便先倒点凉开水将叶润透,接着开水冲泡。叶片慢慢舒展,像初醒的美人伸着懒腰,然后从杯口缓缓摇落。茶汤微青带黄,而叶片则呈青黛,叶脉俨然,一如刚从枝头摘下。当然,它的功能性也绝不逊于观赏性。唇吻未及通透之气已倏尔入鼻,及至小抿如酒,霎那满口绽放烟花,随之那泓清冽便争先恐后顺流而下,所经之处一片澄明。

去年建民回来,春亮曾让儿媳“应急”寻

□泰州赵光琦

咋办?总不能坐等甘霖望天收啊。于是乎,乡人们开始抗旱浇水。水从哪里来?以前有西边白龟山水库的水,沿着绵延逶迤的干渠缓缓而来。如今,白龟山水库据说更名为平西湖,已经是风景区了,干渠也大多损毁废弃,早已经不能用了。只能从汝河、淇河里挑水、抽水,这一番烈日炎炎暴晒之下的腾挪搬运,肩扛手提,拖泥带水,奔走忙碌,把人累得腰酸背痛气喘吁吁,尽在不言中。如此辛苦努力,种子下地了,本以为可以稍稍喘口气了,谁知道,老天还是一副犟脾气,气温继续攀升,老天依旧晴热,如此这般?这种子怎会发芽坐苗?这秋季眼看就要青黄难接。怎么办?乡人们不能坐等,继续想办法与天斗,为土地想办法。现在耕地之中,多有机井,就地抽水,看似灵便,但要用发动机,要买油,要扯着水管子去浇地,你看乡人们,个个都如泥猴子一般,哪顾得上洗脸?啃个馒头,吃个烙馍,就着凉水,就打发了一顿饭。水浇过之后,又不断被蒸发。听乡人说,浇过一遍之后,不到一个时辰,地就又干了,如把水泼在火炉上啊。

乡人们大多就在耕地里安营扎寨,让家人们送饭来,这样的争抢不挠,这样的辛苦抗争,这样不计成本的付出,终于有了大体差强人意的结果,秋苗钻出地面来了,叶片展开了,开始挺立起来了。很快的,不管是花生、黄豆、玉米,还是其他秋作物,也都活活泼泼蓬勃地地追我赶,覆盖住麦收之后的大地狂野,青绿的地毯,张扬开来,活泛起来,把汝水、淇河两岸渲染成了青绿的海,浮动在这青绿之上的错落的村庄,则宛如一座座森林、绿岛。

父亲说,今年的一地青,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
小外孙:阿公唱得好吗?他直点头,说好。

其实我没有什么音乐细胞,会唱的歌也非常有限,极偶尔和朋友们去卡拉OK,唱来唱去也只是那几支老歌。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,做过几年共青团的工作,那个阶段流行的歌曲能唱一些。县里开三级团干部会,有上千人,在大会堂,当时是冬天,很冷。开会前的半个多小时,以乡镇为方阵,我们组织拉歌,像击鼓传花一样——这个乡的团干唱完了,叫另一个乡的名字,然后全场一起喊:来一个!于是那个乡的团干便接上来,一个个都唱得很卖力。一首首激昂的歌曲硬是把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唱红唱热,会场上原本萧瑟的寒意全被赶跑了。

细思之下,所谓润物细无声,歌曲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位使者。我给孩子唱歌,并未想到要对他施加什么影响,但随口而出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然成型的某种内在精神。包括歌曲在内的文化,宛如一股泉水,已浸淫至我们的骨子里,与岁月同在,也与我们的生命同在。

来两大罐薄荷酒,是用鲜叶浸泡的。味,更为浓郁,不似干叶的醇和。那两罐薄荷酒更似甜饮,被我们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,你来我往中罄尽。薄荷的香气掺和进朦胧的灯光,氤氲进建民所讲他出生入死的场景。那晚的记忆便弥漫薄荷味。

俗语有“小人发财如受罪”,是说寒酸之人,突然受益时的手足无措。我大概就有点这副德性。今天在薄荷茶里放两朵白菊,明天在薄荷茶里放几茎金银花,再不,就放几丝藏红花……每天呈现出的便是不同的杯中风景。隔杯相看,色泽纷繁,摇曳生姿,俨若茶的“插花”。而无论怎样的配伍,汤汁总是琥珀的基色。其实,这杯薄荷茶不就是一块活色生香的琥珀吗,其中浇注的是心情。

信夫偶尔会买本文学类的书,随便放着。我知道他不会看的。偶尔会买一株绿植,带回来“爸,你养吧,我养不好”……薄荷,就是这样转手于我的。儿子和我一样,不太习惯表达细腻的感情。

一切皆有因果,于是,我得以晾出一簸箕薄荷茶。薄荷茶的功效很多,而“提神、醒脑、解郁”,最合我意。

薄荷真是耐剪,且是剪一遭,枝头分蘖一次。这不,前次的薄荷茶还没喝完,新一茬薄荷比之前更为蓬勃地在我对我招摇了。剪完下一茬,再施点肥,就静待花开了,花开淡紫,质雅有疏影致。薄荷的花语是:愿与你再次相逢。

岁月静好

穿过马道街,沿着信府河上镇淮东桥,经过南京城墙博物馆一路往南出中华东门,左边就是东干长巷公园。公园南临外秦淮河,北临明城墙,中间地带草木葱茏,碧树参天,是个休闲的好地方。

公园里有两条路,一条沿着城墙下,石板路一直蜿蜒到雨花门,另一条藏在秦淮河边上,被斜坡上葱茏的树木遮挡很难发现。两条路高低落差达三米以上,起初我们不知道河边有路,一直都是沿着城墙下这条路曲折向东至雨花门再返回,后来因为走的人多了显得拥挤,我们试着走河边的路。河边的路走的人少,又临近河水,微风拂面清爽怡人,尤其夕阳铺水中、彩霞满天、两岸灯火初上、大报恩寺塔灯影倒映水面,一时璀璨粼粼。水面上时有白鹭翩翩飞过或者落在岸边,一弯淡月几点疏星,如此迷人景色,让两岸静默等待的垂钓人、岸边码头嬉戏的孩童和散步健身的人们欣然享受其中。过了游船码头是一面很长的《南都繁绘图卷》浮雕墙,到了夜幕降临,七彩的灯幕流淌在浮雕墙上尤为梦幻斑斓,仿佛走在明朝的九衢三市,忍不住沉醉流连。

耳畔传来悠扬的萨克斯曲《回家》,舒缓的曲调卸去一天的疲惫让心安然,归家之心温暖似箭;不远处古色古香四角飞檐的亭子里灯火阑珊,戏曲前奏颇有些热闹婉转,仔细聆听,是我喜欢的越剧,正有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对唱《红楼梦》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选段,亭子三面美人靠上坐满了人,远观那亭子分明就是一个百姓大舞台。走近时,亭子的地面上有灯光投幕的李白《长干行》诗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干里,两小无嫌猜……”亭子外面靠城墙处的草地上,坐落着几个身着古代服饰的孩童雕像,亭子上繁体写着“長幹亭”三个鎏金大字。抬头望去亭子中央支着三脚架,架上一手机,音响的音效震撼着亭子内外,让人忍不住随着节拍跃动。唱罢,观众掌声不绝,叫好声此起彼伏,唱者脸上是满足与自得,懂与非懂此时皆为知音。来来往往的人总有人驻足欣赏片刻,会唱的也会跟着那乐曲来一段不太标准的唱腔,怡然远去。

秦淮河边的小路亲密地走了六七年,这六七年间见证了疫情期间长干亭里的清冷寂寥,也见证了疫情后,东干长巷公园再次迎来散步、健身、唱歌、吹奏乐器、打牌聊天的人们,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岁月静好。健身操的队伍日趋壮大,在夏日的晚饭后,随着律动的节奏人们挥汗如雨;长干亭里再次灯火阑珊,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乐曲和人们的家长里短;以报恩寺塔为背景,开直播的天天都有,有男有女,或唱歌跳舞或说历史典故;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依旧你追我赶,两小无猜;人来人往中,少了一些熟悉的人,又多了更多的新面孔。爱人感慨地说:“每天走在这么美的地方真的很知足!”

□南京曹冬云

屋后的木桥

家后有条渠,初夏之后直到深秋,会被灌满水。渠北有一片田,田北有几户人家,都是沾亲带故的,我们经常跨过水渠到渠北去。因为这条渠,早先的时候,必须从西边100米或者东面150米的机耕路绕过去,不方便而且浪费时间。

渠的南面当时除了我们家外,西边还有两家。针对这个不方便,我的父亲找来了四根树段,担在渠上形成了一个简易的木桥。在沟渠纵横的老家,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。这个木桥毕竟简单,大人经过都会谨慎一点,特别是下雨的时候,树段比较滑,更得小心,需要猫着腰或者拄着棍。胆小的孩子宁可绕着过去,也不敢从桥上走,即使有孩子愿意拄着胆子过去,也可能是贴着桥面爬过去的。

西边邻居大伯,是小学语文老师,做事特别认真、讲究。他家正后的渠面比我们家的这边还要宽一点,冬天的时候渠中间的位置也有点水。为此,他做了一个更复杂的木桥。

他先找来两根稍大的木头做骨架,再找来一些小的木头锯齐,一根一根地依次钉在两根大木头上,形成一个篱笆状的桥面,做好一块后又做了一块。接着,他找来两个较粗的木头,并排放好,在中部 and 一头用钉子又各钉了两根木头,赶在渠中水小的时候,穿着皮叉用大木槌把木头打入渠的中央当桥墩。桥墩稳固后,再将两块篱笆状的木头桥面一头钉在桥墩上,另一头拖到渠的两岸固定起来。这样一个更像样的木桥就做好了。相比四根木头的木桥,这个木桥桥面更宽,更美观,虽然还是简陋,但走在上面似乎更安全。

渠上一下子有了两个木桥,形成了一个回路,方便多了。寒暑假或者放学后,许多小朋友来我们家玩,经常从我家的家后跑到他家的桥边,走过桥,经过渠北的田埂,来到我家的桥边,走回渠的南岸,莫名地激动、兴奋。

木桥简易,总是不够安全。邻居伯父家的木桥,桥面里的木棍经常断裂。我们家的木桥更是不敢放心地走。后来,庄里建了一个水泥预制品厂,主要生产楼板,也生产涵洞等。是生产就可能有次品。有一次父亲拖回来一块有瑕疵的楼板,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我们。于是,渠上原来的木头被挪走,换成了这块楼板。

木桥升格为水泥板桥,安全系数和通行感大幅提升。而原来作为桥面的树段,被当成木柴,锯成多段,成为过年时蒸馒头的柴火。

再后来,周边村庄的农民都集中到门口道路两侧。我们家东面原来是一块晒谷场,后来陆续盖了房子,宅基地的北界也延伸到原来的秧池田里,那条渠被各家逐个填平,不论当年的木桥还是后来的水泥板桥都不见了踪影。

□北京龚浔泽